

世界名著少年文库之二十

长篇小说卷(四)



上尉的女儿

主编 向远 思奋 卓悦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世界名著
少年文库 之二十

长篇小说卷（四）

上尉的女儿

向远 思奋 卓悦 主编

晓辰等 编撰



000008694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383514

(京)新登字30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名著少年文库 / 向远等主编,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5.2

ISBN 7-80100-005-6

I. 世… I. 向… II. ①文学-综合作品集-世界②文学青少年-普及读物 IV. I11

世界名著少年文库

向远 思奋 卓悦 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发行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0.625 插页, 40 2200千字

印数: 1—4000套

全价, 145.00元 (1—20册)

目 录

九三年.....	〔法〕雨果 (1)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陀夫人 (32)
斯巴达克思.....	〔意〕拉·乔万尼奥里 (64)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 (96)
十字军骑士.....	〔波〕显克微支 (119)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152)

九 三 年

〔法〕雨 果

一七九三年在法国历史上是极其动荡的年头，于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正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大作家雨果（1802—1885）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镶嵌在九三年这真实的历史背景上，使得这部小说读起来格外动人、富有魅力。

一七九三年春天，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海岛旁停泊着一艘小军舰。这只小军舰在伦敦船舶管理所登记的名字是克莱摩尔，外表上是一只运输舰，实际上是一只战斗舰。它有商船那种笨重而且和平的外貌，可是外貌是不能相信的。它的建造有双重用意：狡猾和坚强；在可能的时候就欺骗，在必要的时候就战斗。为了应付今晚的任务，中甲板上三十尊巨大口径的青铜炮代替了货物。为了预防风暴，为了使这只船有一个文弱的外表，这三十尊青铜炮并不暴露于舱而上。就是说，它是用三重铁链在朝里的一面紧紧地拴住的，炮的前半身抵住关上的舱门，从外面看起来，什么也看不见。这些大炮是装着铜质滑轮的，式样古老。一般传令军舰只在甲板上才有大炮，这一只为偷袭和欺骗使用的军舰则在甲板上并没有武装，它的构造能够把所有的大炮装在中甲板里。可是它仍不失为行驶迅速的好船，它的船身是整个英国舰队中最坚

实的，打起仗来它几乎抵得上一只巡洋舰。

船上人员全部是法国人，都是逃亡的军官和水手。这些人是从挑选过的，没有一个不是好的水手、好的战士和好的保王党。他们盲目地崇拜三样东西：船、剑和国王。

除船员以外，还有一营海军陆战队，必要时可以登陆。

这只船显然负有一种非常的使命。有一个人刚上了船，他的一付神气完全是进行冒险的样子。他是一个高大的老头，身体挺直坚强，面貌严肃，很难确定他的年龄，因为他又像年老又像年轻；他是那种富于年龄和富于精力的人，白发复着前额，眼睛里射着闪电的光芒，有着四十岁人的精力和八十岁人的威仪。他走上军舰的时候，他的航海斗篷半敞开着，使人可以看得见斗篷里面的裤子。小腿上有护腿套，上身穿着一件羊皮短衣，外层露出滚着蜀边的皮，里面是粗糙蓬松的毛，这是很完整的一套布列塔尼农民的服装。这个老头仿佛故意要把自己弄得更像农民，所以他这一身衣服在膝盖和肘弯部分都磨光了，好像已经穿过很久似的。他还戴着一顶当时流行的圆帽子，顶高，边阔，如果把帽边翻下，神气就像一个乡下佬。

岛上的总督巴尔加列斯爵士和多魏尔尼亲王亲自伴送他上了这条船。亲王们的密探，曾经当过亚尔杜瓦伯爵的保镖的耶朗布尔亲自监视房舱的布置，虽然此人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贵族，他却小心恭敬到这样的地步，竟然跟着老头后面，替他提着小皮箱。他们告辞上岸时，耶朗布尔先生向这个乡下佬深深致敬，巴尔加列斯爵士对他说：“祝你好运，将军！”多魏尔尼亲王对他说：“再见，我的表哥。”

风并不大，克莱摩尔号离开了海岛，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变小了、消失了。

一个钟头以后，耶朗布尔回到家里，利用少桑普顿的邮车给约克公爵司令部里的亚尔杜瓦伯爵送去下面几行字：

“殿下，刚才船已启行，成功必有把握，八天以内从格兰威勒到圣马罗一带海岸必在战火之中。”

四天以前，派到瑟堡海岸的军队里当政治委员、暂时住在格兰威勒的马恩的普利尔从一个密使手中收到一封信，笔迹和前一封信相同，里面写道：

“代表公民，六月一日潮涨时分，把大炮掩蔽起来的战斗舰克莱摩尔号将要启行。该舰任务系护送一个人到法国海岸登陆，此人特征如下：身高，年老，白头发，着农民服装，有贵族的手。他要在二日早晨登陆，请通知巡逻舰队，把这船俘获，把这人送上断头台。”

克莱摩尔号启行后一切都很顺利，向着目的地靠拢。只有舰长勃斯拔特罗伯爵和大副维尔维勒男爵知道这位农民打扮的老头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们就议论起这位老头来：

“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我们等着瞧吧。”

“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贵族。”

“你相信他能称职吗？”

“只要他够好。”

“就是说，只要他够残暴。”

伯爵和骑士互相注视着。

“勃斯拔特罗先生，你把最重要的字眼说出来了。残暴。不错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次战争是没有怜悯的战争。现在是好杀者的时代。弑君的人斩掉路易十六的头，我们要把弑君的人肢解。对的，合用的将军是铁石心肠的将军。在安如和上勃都地方，领袖们宽宏大量，他们陷在慈悲

的泥泞里，一切都很难。在马利和烈兹地方，领袖们很残酷，一切都顺利。夏烈特正因为残暴，才抵挡得住巴林。这是豺狼在对豺狼。”

勃斯拔特罗来不及回答拉·维尔维勒，一声绝望的叫喊骤然打断了他们谈话。同时又听见了一种和任何声音都不相像的响声从船舱里传出来。所有的炮手都在狂乱地向上跑。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炮队里一尊二十四磅重弹的大炮滑脱了。这尊挣断了铁链的大炮突然变成了一头怪兽在甲板上横冲直撞。这件沉重的物体用它的滑轮走着，滚过去、滚回来，像一支箭似的从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旋转、闪避、脱逃、停顿、击破、杀害、歼灭。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冲撞一垛墙。还得加上一句，这只撞城槌是铁制的，这垛墙却是木头的。再没有比这种无生命的物体愤怒时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幽静。它重一万磅，却象小孩的皮球似的跳弹起来。它旋转的时候会突然转一个直角，使人无法捉摸。它粉碎障碍物，把人当作苍蝇似地压死。

炮舱里所有的人都逃光了，只留下被大炮辗成泥饼的五具死尸。

舰长和大副虽然是两个勇士，也在楼梯顶上停下来，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发青，犹豫不决，向中甲板里面张望。有一个人用手肘推开他们，走了下去。这人就是他们的乘客，那个乡下佬，他们在一分钟以前谈论着的那个人。走到楼梯底这人停了下来。

那门巨炮继续进行破坏船的工作，它已经撞坏了另外四门炮，在船壁上撞破了两道裂缝，幸喜裂缝都在水面上，仅

在狂风起时才可能有水从这里进来。它疯狂地冲撞船的骨架，做这些骨架的木材是特别坚固的，可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下，也听得见这些骨架发出的咯咯的响声，这个庞然大物仿佛秉赋着闻所未闻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同时向四面八方撞击，情况越来越紧急。

舰长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他命令船员们把一切可以减少和阻止大炮的疯狂滚动的东西从方窗眼向中甲板上抛下来，褥子、吊床、备用帆、一捆捆的绳索、水手的背囊、一袋袋的伪钞等等。船上满载着这种伪钞，英国人的这种卑鄙手段，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一种战略行为。

可是既然没有人敢下去把这些破布安排在适当的地方，抛下去又有什么用呢？不到几分钟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堆乱麻。这种情形再延续几分钟，沉船将是不可避免。

突然间，在这个没有人能够进去，只有那尊自由的大炮在里面跳动的“竞技场”里，出现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根铁棍的汉子，他就是这次灾难的祸首，这尊大炮的主人，犯了疏忽错误，造成这次事故的那个炮队队长。既然闯了祸，他想来补救。他一只手抓住一根起重铁棍，一只手拿着一条打结的舵带，从方窗眼跳进中甲板里，于是一场凶猛的斗争开始了，这是伟大的奇观。那尊炮像一头猛兽向汉子冲过来，汉子身体轻软，又敏捷又灵便，在这闪电似的袭击下像一条水蛇似的东躲西闪。他躲过撞击，可是他躲过的撞击都落在船身上，继续把船破坏。汉子躲进楼梯脚，离开在旁观着的老头几步远，他拿着起重铁棍等着大炮转身。大炮仿佛瞥见了，他，根本不屑把身子转过来，就用一种劈斧似的速度向后倒退，朝汉子冲过来。被迫退到船舷上的汉子已经到了绝境。全体船员发出了一声呼喊。可是直到现在一直站着不动的那

个年老的乘客冲了出去，动作比这一切凶猛的搏斗更加迅速。他抓住一袋伪钞，冒着被压死的危险把这袋伪钞扔在大炮的车轮中间。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和充满危险的动作，即使一个受过特种技术训练的人，也不会做得更合适，更准确。这袋伪钞起了缓冲器的作用。大炮颠簸了一下，炮手就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把铁棍插进大炮的一只后轮的轮辐中间，大炮停下来了。一转眼大炮又被拴住了。

斗争结束了，汉子胜利了，蚂蚁战胜了巨象，兵士们和水手们都鼓起掌来。炮手向那位年老的乘客行礼：“先生，你救了我的性命。”

老头恢复了他的不动声色的态度，他没有回答。他回到甲板上，靠着主桅杆站着。过了一会儿，勃斯拔特罗伯爵向他走来，舰长的后面跟着一个粗野的汉子，气喘吁吁，衣服零乱，可是掩盖不住一种得意的神气。这就是那位炮手，他刚才很及时地表现出他是一个能够制伏怪物的勇士，也就是战胜了大炮的人。舰长说：“将军，根据这个人刚才所做的一切，你不认为他的上级应该有什么表示吗？”

“我认为应该有的，”老头说。

“那么请你下命令吧！”

“应该你来下命令。你是舰长。”

“可是你是将军，”勃斯拔特罗回答。老头望着炮手说：“过来。”炮手上前一步，老头转向勃斯拔特罗伯爵，把他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勋章取下来，系在炮手的短衫上。

“乌拉！”水手们欢呼起来。海军陆战队的兵士们举枪致敬。

那个年老的乘客用手指着受宠若惊的炮手，继续说：“现在，把这个人拿去枪毙。”

惊惶代替了欢呼。于是在坟墓般的静寂中，老头提高了嗓音。他说：“一个疏忽危害了这只船，到了现在，这只船也许已经没法挽救。在海上，就是面对着敌人。一只渡海的船就是一支作战的军队，面对着敌人的时候，犯了任何过失都要处以死刑。没有任何过失是可以补救的。勇敢必须奖励，疏忽必须惩罚。”这些话，一句一句说出来，缓慢地，严肃地，带着一种丝毫不变动的节奏，仿佛斧子砍在橡树上。

老头望着兵士们，加上一句：“执行。”

那个胸前闪耀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汉子低下了头。

过了几分钟，黑暗中响起了枪声，闪过一道亮光，然后一切复归静寂，再听见尸首跌落海里的声音。

那个年老的乘客始终靠着主桅杆立着，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思着。勃斯拔特罗用左手食指指着他，低声对拉·维尔维勒说：“旺岱有了领袖了。”

那老头就是朗德纳克侯爵，他从英国潜回法国的使命是领导旺岱地方的农民叛军来反对共和国，拯救法兰西帝国。他只身舍舟登陆，从格兰威勒海岸上岸，就看到一张告示：

统一而不可分的法兰西共和国告示

瑟堡海岸军队人民代表马恩的普利尔宣布，在格兰威勒海岸潜行登陆的前侯爵朗德纳克，即自称为布列塔尼亲王的封特奈子爵，已受法律处分，应即通缉归案——取其头来报者有重赏。——凡将该犯交出的，不论该犯死活，都可获得六万法郎奖金。——此项奖金不用纸币支付，乃用黄金支付——瑟堡海岸军队即将派遣一个联队前往搜捕前侯爵朗德纳克。——各市镇均应全力协助。

格兰威勒市政府。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

老头念完告示，就把帽子拉下来遮到眼际，把航海大衣交叉起来裹住下巴以下的身体，匆匆离去。他在树林和洞穴里过夜，天刚亮就行路。他在一些低洼的路上滑着走，四周的树叶仿佛沐浴在阳光里，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清晨无限的喜悦。

突然间周围的景物可怕地变了样子，就像埋伏着的军队骤然扑了出来。一股由粗野的叫声和枪声合成的旋风猛地袭击沐浴在阳光中的田野和森林，田庄那边升起了一大股夹杂着火光的烟云，仿佛那个村子和那所田庄只是一束在燃烧中的麦秆。这种从平静变为狂暴的过程是来得那么突然而且那么可怕，有如黎明当中突然产生出一片黑暗，安详中骤然出现了恐怖。厄伯——昂——派若那边发生了战争，侯爵停了下来。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的好奇心都会胜过恐惧心：即使有死亡的危险，他也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走上小丘，小丘脚下就是那条低洼的道路，在小丘上他会被人看见，但是他也看得见人，不到几分钟他就走到了最高处，他向四处张望。

的确，那边发生了枪战和大火，厄伯——昂——派若被袭击了吗？被谁袭击呢？有一条革命法令命令蓝军惩罚那些反抗的乡村，蓝军时常用放火来惩罚那些不服从命令的田庄和村子；比方，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把树木砍倒，没有在密林里开辟道路让革命军的骑兵队通过，整个田庄和村子就要被蓝军烧掉。

侯爵站在上面了望的那座小丘四面被一座荆棘丛生而且非常蛮荒的密林团团围住，密林中隐藏着无数的纵横交错的洼地，小径和低洼的道路，这是共和政府军队时常丧身在里面的迷宫。侯爵正在那里作着种种猜测，拿不定主意要走下

来还是留在那里时，那种毁灭的爆响停下来了。侯爵觉得有一队热狂而活跃的军队散布在丛林里。在树丛下面很可怕地聚集着许多人。他们从田庄那边冲进了森林，进攻的鼓声到处响着，已经没有人开枪了，情形好像是在围猎，他们好像在搜索、追逐，缉捕；他们显然是在找寻什么人，周围的声音杂乱而低沉，那是一片混乱的愤怒和胜利的语声，是无数呐喊和咒骂造成的喧闹声。在这喧闹声中很清楚地听得出一种喊声，这种喊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千百条嗓子喊着这个名字：

“朗德纳克！朗德纳克！朗德纳克侯爵！”

他们找寻的是他。

突然间，围绕着他的密林里同时在四面八方出现了无数长枪、刺刀和马刀，昏暗中还看得见一面三色旗，“朗德纳克！”的喊声在他耳边响着，他脚下的荆棘和枝梗后面出现了无数凶暴的脸。侯爵单独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从树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他，他简直看不清楚那些喊着他的名字的人，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他。假使树林里有一千支枪，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枪靶。他只看清楚林子里有无数发光的眼睛盯在他身上。

他脱下帽子，把帽边翻上来，从一株金雀花上摘下一根干的长刺，从衣袋里摸出一只白色的帽徽，用刺把帽边和帽徽都别到帽身上，再把帽子戴到头上，卷起的帽边让人看见他的前额和帽徽，然后抬高嗓音，对着整个森林说话：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是朗德纳克侯爵，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亲王，皇家军队的陆军中将。快点动手。瞄准吧！开枪吧！”

他用两只手分开他的羊皮短衣，露出赤裸的胸膛。他向

下望去，用眼睛去找寻瞄准着他的长枪，可是他看见的是无数的人跪在他的周围。

一阵雷鸣似的喊声响起来：“朗德纳克万岁！爵爷万岁！将军万岁！”同时无数的帽子抛向空中，军刀狂喜地挥舞着，整个林子里举起无数木棍，木棍的尖端摇动着棕色的羊毛帽子。

围绕着他的，是一队旺岱军队，这一队人看见了他都跪下来。侯爵当时的感觉，就仿佛一个这种生物原来准备被人当作鬼怪，忽然被人当作天神时所感觉的那样。所有这些闪耀着可怕的光芒的眼睛，都带着一种野性的爱盯住侯爵，可是样子又都很天真。他们都手里拿着武器，长枪、军刀、镰刀、鹤嘴锹、棍棒等等，身上带着许多念珠和护身符。其中一个模样儿很漂亮的年轻人从跪着的人群里走出来，大踏步向侯爵所在的地方走上去。他走到山头上，把帽子扔在一边，解下绶带，屈一膝跪下，把绶带和剑献给侯爵，说：“我们确实是在找你，我们把你找到了。这柄就是指挥剑。这些人现在都是你的了。我本来是他们的指挥官，我升了级，我成了你的兵士。请接受我们的敬礼，爵爷，请你下命令吧，将军。”

“很好。”侯爵说。

于是他镇静而且严肃地系上了绶带。然后他拔出剑来，把出鞘的剑在头上挥舞着：

“起来！”他说，“国王万岁！”

大家都站了起来。

于是树林的深处响起了热狂的、胜利的喊声：“国王万岁！我们的侯爵万岁！朗德纳克万岁！”

侯爵转过身来问刚才那位年轻人：“你们一共多少人？”

“七千！今天是七千，明天就会变成一万五千。我们这地方的生产率就是这样的，那次亨利·特·罗西雅克林先生动身去参加天主教军队的时候，我们一夜工夫从六个教区给他送来了一万人。我们知道你一定是在这森林里面，就来找你。”

“你们袭击过厄伯——昂——派若田庄里的蓝军吗？”

“今天早上我们包围了田庄，蓝军都在睡觉，我们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

“你把田庄烧了吗？”

“是的。那些蓝军曾拼命抵抗，可是他们只有一百五十人。”

“这些蓝军到底是哪一个部队的？”

“是桑特尔的蓝军。”

“就是国王被杀头的时候命令敲起战鼓的那个家伙。那么这是一个巴黎联队吗？”

“是一个联队。”

“这个联队叫什么名字？”

“将军，他们的旗子上写着‘红帽子联队’。”

“都是些凶猛的野兽。”

“对伤兵怎样处置？”

“杀掉。”

“对俘虏怎样处置？”

“枪毙掉。”

“有两个是女的。”

“也一样。”

“有三个小孩。”

“把他们带来，我们看看怎样处置他们。”

侯爵说完就策马前进。

一七九二年的夏天很多雨水；一七九三年的夏天却很炎热。在通往布列塔尼的道路边贴着两种内容相反的告示。在一张告示上写着：“——特·朗德纳克侯爵敬告其侄孙郭文子爵阁下：如侯爵侥幸能将子爵阁下俘获，侯爵将以温和态度将子爵阁下枪决。”

另一张告示上则写着：“——郭文警告朗德纳克：如捉获朗德纳克，即行枪决。”

这表明由郭文领导的共和国的海岸远征军与由朗德纳克领导的农民叛军将有一场恶战。这一对冤家对头都属于这儿的贵族——郭文家族。这个家族有两支：大支的家长是特·朗德纳克侯爵，小支的家长是郭文子爵，现在这两支却打了起来。特·朗德纳克在布列塔尼是极有权势的；在农民们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亲王。他登陆的当天就有七千人投了他，一个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假使他能够在海岸上找到一个据点，英国人早就登陆了。幸而有郭文在这里，郭文是他的侄孙，他击退了他的叔祖。同时命运又使朗德纳克在刚到达的时候屠杀了一批俘虏，枪决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被巴黎的红帽子联队领养的，这样一来这支联队就变得非常凶猛。他们的人数已经剩下不多，可是剩下来的都是些愤怒的刺刀。他们已经合并到郭文司令的部队里，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他们要给两个女的报仇并且把三个孩子夺回来。谁也不知道这老头怎样处置这三个孩子，这就是激怒这些巴黎近卫兵的原因。假使没有三个孩子这件事，这场战争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他们的司令郭文的年龄才三十岁，他有大力士的外貌，

预言家的严肃的目光，孩子般的欢笑。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咒骂。在战争中他还带着化妆用品；他很留心他的指甲，他的牙齿和他的栗色的美发。他常常不顾死活地冲入枪林弹雨中，可是他从来没有受过伤。他的非常温和的声音在发号施令时能够很适当地变得粗暴有力。他能够以身作则地在地上过夜，在北风中，在下雨或者落雪的天气中裹着斗篷，把他的可爱的脑袋枕在石头上过夜。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天真的人，他有女性的柔弱的风度，可是在战争中他却变得非常可怕。在法国大革命这种可以创造英雄的伟大时势中，这个年轻人立刻就成了一名军事领袖。

朗德纳克也是一个军事领袖，但比郭文更厉害。他更深思熟虑而且更大胆。真正的老英雄往往比年轻的英雄更冷酷，因为他们离开生命的黎明已经很远，离死亡却很近。他们简直不会失去什么。因此朗德纳克的作战是大胆的，同时也是巧妙的。不过总的说来，在这个老头和年轻人的顽强的搏斗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这多半是由于运气的关系，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一切幸运，连战争这种可怕的幸运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胜利本身有点像个女性。

七月过去了，八月来了，一阵英勇而凶暴的气息扫过法兰西，被称为天主教保王军的大军队已经开始惨败。八千旺岱兵在安舍尼阵亡。旺岱军被逐出南特，被逐出猛太居，从杜阿被驱走，在奴阿慕提叶被追赶，在索列·英旦尼和索慕吃了败仗；他们退出柏特尼，他们放弃了克利松；他们在吕宋吃败仗，在夏丹尼瑞依败退，在罗西——苏——云溃走；可是，一方面，他们在威胁拉·罗西勒，另一方面，在盖纳西的海面上有一队由克莱将军率领的英国舰队，载着几个联队的英军，里面混杂着许多优秀的法国海军军官，正在等待舰